



杰英陈海

张贤亮 著

杨少青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杨少青 著

豫海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杨少青 著

杰英

張興亮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新登字01号

豫海英杰

作 者	杨少青
责任编辑	孙瑞雪
责任校对	李 硕
装 帧	毕 班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社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印 刷	宁夏贺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50仟
印 张	3.5 插页4
印 数	0001—1000册
版 次	199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7—01343—X/I • 385
定 价	6.80元

序

我对“花儿”有一种无可言状的偏爱。在农场劳改的年月，常听见那粗犷的、苍凉的、哀而不伤的曲调在旷野上兀地升起，多少抚慰了我的灵魂。正是这个原因，我才把“花儿”引用在我的小说《绿花树》中。少青是宁夏回民，自小在民间文学的氛围中成长，业余时做了大量的本地民间文学、包括“花儿”的收集工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花儿”叙事诗，是他别开生面的创作。

我不想就他的创作谈什么意见，一则因为对诗艺我较外行，二则我以为对每部作品的评价应该由读者自己来判断。我之所以愿意为少青的创作写一篇短文，是我觉得他身上有些特点正是我现在所提倡的。

一、他不是“专业作家”。他从事文学创作纯出于自己的爱好，因而有一种由衷的钻研精神，而非职业所驱使。我一直认为我们从原苏联搬来的“专业作家”制度不是好制度。它把最应该和人民群众有紧密联系的人和人民群众在分配形式和社会地位上割裂开了，从而使“专业作家”有脱离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危险。

二、正因为他不是“专业作家”，他每月每日要做平凡

的工作，处理和接触各方面的事务和人物，因而至少我觉得他锻炼出了一定的才干，有实际工作能力和处世经验。现在，我国有不少被养惯的“专业作家”，除了摇笔杆子，几乎连人情世故都不太懂，更不要说有实际的工作才干了。我以为，一个好作家，应该是最通晓人情世故的，因而他就可能是个“通才”，也就是说，是放在哪个工作岗位都能拿得起的人。实际上，从世界文学史来看，许多大作家也正是如此。

当然，少青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高。但他已有了非常良好的开始，只要他依据自己这些特点，不断努力，比这部“花儿”叙事诗更宏大的作品是指日可待的。

张其亮

1994.5.1

目 录

序.....	张贤亮
豫海英杰.....	(1)
序.....	
第一部.....	(2)
第二部.....	(19)
第三部.....	(34)
第四部.....	(61)
第五部.....	(81)
尾 声.....	(104)

豫海英杰

序

高不过泰山峭不过峰，
翠不过
四季哟常绿的青松；
山高（者）峰陡顶天立，
松柏树
傲严寒不怕（哟）霜冻。

泰山顶上长青松，
豫海县^①
出了个回回的英雄。
英雄名叫马和福。
为穷人

① 豫海县：即现同心县和海原县部分地区。

打天下献出了生命。

漫一曲花儿赞英雄，

万山和

九洲的风雷滚滚；

漫一曲花儿慰忠魂，

松涛应

四海的浪潮汹涌。

泰山重来青松挺，

英雄汉

个个是铁骨（哈）钢筋；

泰山常在松常青，

马和福

永活在回族人民的心中。

.....

第一部

一、穷阿哥逃难

苦豆子蔓上结绣球，

碱水里掺上了焦油；
黑暗的世道陷人的井，
路漫漫没有个尽头。

民国二十年灾难稠，
天大旱五谷不收；
人吃人来狗吃狗，
鸦雀儿吃的是石头。

苛捐杂税如牛毛，
闹兵荒壮丁（哈）乱抽；
富户豪门油满肠，
穷阿哥皮包着骨头。

河州府有个锁南坝，
穷穆民^①住满了山沟；
人老祖辈受剥削，
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花里头苦不过莲花心，
回回里穷不过马九；
五辈子长工不断线，

① 穆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人。

铸就了血海（哟）深仇。

曾祖父抗清热血流，
太祖父充军（哈）凉州；
爷爷为租税坐大牢，
阿大他饿死在西口。

一代代恨啊一代代仇，
一刀刀刻在（个）心头；
穷回回阿们①（者）才能活，
苦日子愁煞（个）马九。

一家老小十几口，
秕谷子没有（个）半斗；
管家的杂税地主的租，
刮干了穷人的肠油。

马家②的兵丁无底的斗，
一茬茬收不住口口；
营盘里又来催命鬼，
活活地逼死个马九。

①阿们：怎样，怎么。

②马家：西北军阀马步芳。

跪在（个）地上苦哀求，
日子宽限在明宿；
三个儿子走一双，
新兵营就在（个）兰州。

拔兵的阎王前脚走，
全家子哭声（哈）水吼；
泪眼儿双双望阿大，
快拿出活命的九九。①

大树挪死人挪活，
躲灾难避开这虎口；
天下的大道通长安，
求真主保佑我马九。

父子四人逃活口，
连夜离开了河州；
妻离子散背乡井，
艰辛（者）迷雾中奔走。

二、长 工 苦

苦胆的锅锅里熬黄连，

①九九：计策。

穷穆民活的真可怜；
地主官府的租税重，
更难躲头上的大山。

灵州水堡一道川，
有一座财主的庄园；
砖木瓦房四合院，
牛羊马成千上万。

奴婢成群粮如山，
珠宝（哈）堆满了筐篮；
四大管家是黑阎王，
马鞭子别在个腰间。

马九哥父子脱虎口，
又跳进苦难的深渊；
财主的府里当长工，
住进了马棚（哟）牛圈。

大儿子金山当油匠，
小儿子在拱北上混饭；
老二尕西姆拉骆驼，
马九哥赶羊（哈）上山。

爷父四人是四根椽，
栽进财主家的泥潭；
没明没夜拼命干，
见不上一文（哈）工钱。

没毛的皮坎御风寒，
冬夏吊在个双肩；
上顿不饱下顿欠，
卧牛的转槽上补垫。

主麻上阿訇把经传，
贫富是真主的定然；
行善者自然该赐福，
受苦是造就的磨难。

马九哥父子心茫然，
真主的定夺是难犯；
造就受苦的就受苦，
一切听安拉的口唤①。

三、尕 四 匠

三九寒天的腊梅花，

①口唤：阿语译言，即命令。

不怕那严冬的霜杀，
财主家的穷长工，
不怕那管家的欺压。

马九的儿子马和福，
苦大仇深的尢娃，
浓眉大眼紫脸膛，
虎敦敦像一座铁塔。

张口一声如雷炸，
妖魔鬼怪都怯怕；
手举石滚脸不红，
牛性子脾气（是）法码①。

七十二行一把抓，
没有一样能把他难下；
油匠毡匠加石匠，
木匠的手艺儿不差。

榨清油能抬千斤闸，
毡靴子赛过个靴鞢，
青石头凿成个龙戏珠，

①法码：方言，厉害。

木板上闪出个莲花。

四匠的大名儿传神话，
惊动了财主的管家；

“真主”的瑞子给① 赐给你，
为东家把孝心儿尽下。

油房里加闸再加闸，
拜毡子② 赶上个千打；
经堂的石条垒成山，
箱笼摆满了木架。

财主的家业比王府大，
四匠的血汗儿挣下；
眼窝窝陷进个无底洞，
壮身子瘦成个骨架。

海有底来天有涯，
无期的长工（哈）难大；
尕四匠苦大仇更深，
心底里

①瑞子给：阿文即本领、好处。

②拜毡子：回教礼拜铺的毡条，3×5规格。

聚下了仇恨的火花。

四、刘管家的威风

旧世道是丝茧蜘蛛网，
穆民是网里的螳螂；
地主的命令圣上的旨，
穷长工活人（哟）难长。

财主家有个刘管家，
老爷麾下的骠将；
鹰勾鼻子三角眼，
硬是个混世的魔王。

横行乡里逞疯狂，
二十响斜插在腰上；
土黄的骡子腩下坐，
神气（者）活像个豺狼。

上马踩在个人背上，
下马（哈）丫环儿扶上；
奸淫抢掠恶满贯，
坏名声在四方播扬。

地主的奴才长工的王，
把穷人当成个绵羊，
鞭打绳拴二梁上吊，
财主家变成个屠场。

刘管家看中尢四匠，
手艺儿实在是高强；
小老婆想做个连二柜，
还要个日本的式样。

一道命令传下来，
尢四匠进到个内堂；
“二太太想要个日本柜，
你要连夜给打上。”

马和福抬眼搭了腔：
“谁见过日本柜啥样？
要打（么）就请日本人，
我不敢斗胆（哈）承当。”

刘管家眼珠出了眶，
“穷河州胆敢对抗？
太太要日本就日本，